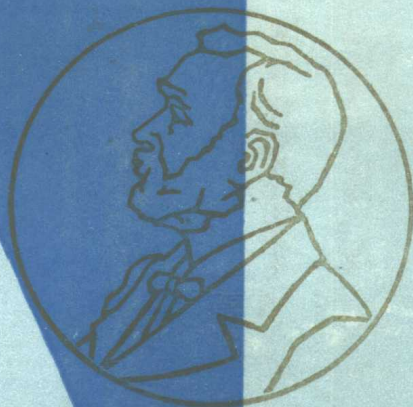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一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 博 一 家 (第一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 克 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7.375印张 插页5 401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4,100 册

书号: 10256·49

定价: 平装 1.92元
精装 3.32元

• 译本前言 •

二十世纪一部优秀的长河小说

郑克鲁

从二十世纪开始，法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新体裁：长河小说。它们的篇幅都在一百万字以上，有的长达几百万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序言中把他的小说比作河流。自此，长河小说的称谓便沿用下来。罗歇·马丹·杜伽尔的《蒂博一家》便是长河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一部。

《蒂博一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乃至西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跟《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华年》以及《布登勃洛克一家》*齐名。马丹·杜伽尔于一九三七年“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所描绘的人的冲突及当代生活中某些基本方面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蒂博一家》的成就和它在国际上的影响的一个高度评价。

* 《追忆华年》(1913—1928)系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1873—1922)的著名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杰作。此外，法国的长河小说还有儒勒·罗曼(1885—1972)的《善意的人们》，共二十多卷；乔治·杜哈曼(1884—1966)的《帕斯吉埃家族史》(1933—1941)等。

《蒂博一家》花费了作家将近二十年的巨大精力，这是在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和写作经验，进入中年以后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文学创作的结晶。

罗歇·马丹·杜伽尔于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纳伊利—舒尔—塞纳。父亲是巴黎塞纳区法庭的第一诉讼代理人。童年时他经常在拉菲特别墅区度过，这个地方在《蒂博一家》中得到充分描绘。九到十岁时，有个小邻居把自己写的一个诗剧借给马丹·杜伽尔，这个偶然的行动竟然在马丹·杜伽尔幼小的心灵里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唤起了他巨大的激情：“这个激动了我一辈子的写作需要，我认为是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受到我的朋友让的戏剧作品的魅惑之下产生的。”一八九二年他进入天主教学校读书，爱看左拉的小说和米拉波的历史著作，并练习写诗和短篇小说。一八九六年他离家去上中学，有个神甫借给他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用说，发现托尔斯泰是我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无疑对我成为作家的未来产生最持久的影响。”*他又说：“发现托尔斯泰对我的文学修养、小说家的禀赋，以及后来对我的全部作品——我甚至要说对我一生——有着决定性的、最大的和持久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在索尔本学院念文学预科。著名评论家法盖是他的老师，鼓励他从事创作。一八九九年他进入宪章学院，学习历史和中世纪建筑学，这些课程培养了他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兴趣，使他学会了科学分析的头脑。一九〇二至一

* 见《回忆录》第二卷第46页。

** 见《全集》第一卷第569页。

一九〇三年，他到卢昂服兵役，复员后继续学习，一九〇五年毕业。一九〇六年结婚后，偕妻子到北非住了四个月。一九〇八年他钻研过精神病学。这些活动和经历都为他日后创作提供了各种知识。

一九一〇年，马丹·杜伽尔自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成功》。小说情节不算复杂：巴黎一个公证人的儿子安德烈·马塞雷尔以为自己作家才能，但他缺乏恒心，每次创作都以失败告终。他在上流社会遇到一个女子凯蒂·马丽娜，一见钟情，然后又遇见另一个女子瓦朗蒂娜。由于她们没有财产，他抛弃了她们，最后娶了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德尼丝·艾尔佐，于是放弃了文学创作，过起乡绅的优闲生活。妻子在生育中死去，他挥霍过度，靠典押度日。这部小说对文学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本身缺乏生动性，写得并不成功。一九一三年，马丹·杜伽尔又出版另一部小说《让·巴罗瓦》。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的批判精神尚能贯彻始终的话，那末，《让·巴罗瓦》则倒退了一步。小说主人公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从小身体羸弱，十五岁时对宗教产生怀疑。他在巴黎学医，毕业后教书。因他不信教，导致同妻子分居。他创办了一个哲学和社会学杂志《播种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这份杂志登载了为德雷福斯辩护的公开信。四十五岁上，他感到心力衰竭，无法进行对公众的鼓动。他得了胸膜炎以后便不再领导《播种人》杂志。他的女儿这时当了修女；他和妻子思想逐渐接近，终于破镜重圆。他感到需要休息，临终时改变了自己叛教的信念。这部小说内容较为消极，它反映了马丹·杜伽尔思想上的矛盾。虽然他看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动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精神信念的动摇，然而马丹·杜伽尔

·译本前言·

对这种动摇还缺乏坚定赞同的态度，他处在观望犹豫之中。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反映了作家这种思想状况。

这两部小说尽管写得并不成熟，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作家企图在小说中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的一生经历，写出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其二，小说注意对时代重大事件的反映，尤其是《让·巴罗瓦》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席卷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了正面描绘。其三，马丹·杜伽尔开始运用对话作为他的小说艺术的主要手段，并常用心理描写。这三个特点是马丹·杜伽尔第一阶段创作的主要收获，它们孕育了健康的成分，为马丹·杜伽尔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丹·杜伽尔在总动员的第二天就上了前线。他在第一骑兵团当下士，担任运输给养、弹药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马丹·杜伽尔不仅仅是普通的士兵，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毁灭和这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的破产，明确了他在战前模糊地认识到的问题。他的思想趋于成熟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复员回到巴黎，同友人一起从事戏剧活动。从一九二〇年春天起，他开始酝酿写作《蒂博一家》。开初，为了模仿《战争与和平》，想用《善与恶》作为小说的名字。随着构思的深入，他抛弃了这个过于抽象的题名。一九二二年四月，小说第一卷《灰色笔记本》问世，五月第二卷《教养院》出版。一九二三年十月发表《美好的季节》。第四、五卷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次年发表第六卷。但在写作第七卷《启航》时遇到了挫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古老的法兰西》，这是一组农村的速写画，随着邮差的足迹，读者看到了一个小村镇的一系列场景，用作者的话来说，里面“蒐集了丑恶的面影，冷酷的贪婪的残忍的心”。

正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促使马丹·杜伽尔改变了写作《开航》的初衷。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促使他要正面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的深刻影响。他毅然决然毁掉了三年来的心血,决定另起炉灶,动手写作《一九一四年夏天》,这一卷在一九三六年完成。马丹·杜伽尔的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纪德曾经这样评论说:“这样解决我看是十分成功的,较之他先前设想的冗长的续篇远远好得多;不仅更有意义,而且有助于阐明前几卷的思想内容。”*《一九一四年夏天》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它受到的欢迎是马丹·杜伽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直接原因。当时马丹·杜伽尔正在构思小说的结尾,这一卷直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才缀笔付梓。写成这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马丹·杜伽尔的创作生涯实际上也告结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丹·杜伽尔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穆莫上校的日记》。小说描写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军入侵时,退休的穆莫上校烧毁了自己四十年来的日记;不久,他又开始记日记,并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和走过的道路。可是,马丹·杜伽尔几度易稿,始终没有完成这部长篇。

此外,马丹·杜伽尔写过几部戏剧,都无显著特色。不过,他从事戏剧创作对于他写作小说得益非浅。不妨说,他的戏剧创作是为了小说创作而进行的一种练笔。

马丹·杜伽尔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病歿。

同罗曼·罗兰一样,马丹·杜伽尔是个继承了十九世纪批

* 见纪德:《日记》。

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蒂博一家》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社会联系，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在二十世纪初的变迁以及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从内容来看，《蒂博一家》的前六卷为一部分，后二卷为另一部分，但这两部分彼此交叉穿插，不能割裂。

蒂博父子是小说中重点描绘的对象。蒂博先生属于大资产阶级，经营社会慈善教育事业。这个一家之长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习惯于在家庭中发号施令，一心要两个儿子按照他的意志踏入社会。其实他一手创建的教养院是个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地方，连他的小儿子也深受其害。他企图让自己的名字留传后世，结果事与愿违，两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毕生精力所贯注的事业，临死时他才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亲手建造起来的大厦眼看一朝倾覆。他的死是一场痛苦的挣扎，预示了这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崩溃。

他的大儿子昂图瓦纳是个有才干、有毅力的年轻医生，看来有条件成为蒂博家的继承人，象他父亲一样，活跃于社会上。他思想比父亲开明，对于监禁在教养院里的弟弟富有同情心，不惜同父亲面对面争执，并使父亲让步——他的才干看来在他父亲之上。对于跟自己家里信仰的天主教不同的新教家庭——丰塔南家，他也能随声附和，不坚持己见，表示出宽容态度。他对自己是盲目信任的。自从遇到拉雪尔以后，他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点，对自己的力量逐渐产生怀疑。随着战争的逼近，他认识到自己与同时代人的联系，自己一帆风顺的前途成了问题。父亲死时，他朦胧地感到一切都要丧失。他在三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便因中了毒气而慢慢死去。最后他失去了自信心，知道他所生活的世界行将瓦解，他所依附的个人奋斗已经

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年轻有为、循规蹈矩的资产者子弟所走过的道路。老一代的钻营失败了，这新一代的奋斗也碰了壁，小说形象地表明二十世纪初某些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命运。

蒂博先生的小儿子雅克是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逆子。他富于反抗精神，十几岁时已想离开这个窒闷的家庭。教养院扼杀人的精神主动性的规章险些毁掉了这个倔强的孩子。他具有不亚于兄长的智力，考中了名牌学府高师，而且还名列第三。出于对环境的不满和爱情的失意，他再一次离家出走。他在瑞士同一些政治活动家致力于和平主义运动。他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去解决当前的社会危机，包括政治危机。他离开家庭投入社会斗争以后，眼界比以前开阔，思想意识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从反抗家庭转到反对各国政府对战争威胁的软弱政策。他虽然殚精竭虑，奔走于各国，鼓吹发动总罢工；执行领导人的指令，盗窃军事情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乘坐飞机去散发传单，企图阻止战争蔓延。最后，他死于自己的宣传对象的枪口下：飞机坠毁，他受了重伤，抬担架的一名宪兵溜了，他的担架被别人夺走，另一个抬担架的宪兵索性把这个“间谍”一枪打死。他的悲剧给他从事的活动作了总结：他企图遏止战争的行动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他进行的是消极的斗争，不可能改变战争发动者的政策。总之，他只从个人的地平线走向大众的地平线的边缘，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

蒂博父子的悲剧既是这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社会、乃至西欧社会的悲剧。马丹·杜伽尔十分注意反映生活中的这种悲剧因素，他说：“长篇小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表现出生活的悲剧性，个人生活的悲剧性，一个正

在形成的命运的悲剧性。”*这里包含了个人生活的悲剧和社会生活的悲剧。在表现个人生活的悲剧时，作家着重描写人物的精神苦闷。昂图瓦纳在勒阿佛尔的码头上冒着风雨象无家可归的人一样奔走摸索，他感到空虚、彷徨、凄苦、无依无靠，与他以前的充满信心，判若两人。雅克在考上高师以后只有短暂的快乐，他始终处在精神压抑之中，无法摆脱烦恼苦闷。蒂博父子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他们，压倒他们，他们的悲剧是伴随着整个社会面临的浩劫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昂图瓦纳回顾自己的一生，“把着欧洲的脉搏”，发出具有预言性的感叹：“西方犹如一只火药桶。一旦哪儿爆出一火星，那就不得了啦！”这种危机感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心理。雅克比昂图瓦纳更进一步，他感到资本主义文明已无法解决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家庭和谐、精神道德并不能适应个人发展的需要，他要摆脱这一切，斩断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约束。这种潜伏在知识分子中的精神危机乃是资本主义文明深刻危机的反映。资本主义文明无法遏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本身就表明了它无力解决社会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导致了社会大悲剧的到来。

在小说中，除了蒂博一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就是丰塔南家。丰塔南是个生活糜烂的资产者，为了追逐女人，不惜弃家庭于不顾，跟着情妇跑到国外，一去几年，最后他陷于精神矛盾而开枪自杀。这个新教家庭完全依靠丰塔南太太的张罗才勉强维持下去。丰塔南太太温柔善良，逆来顺受，出于无奈才与丈夫经济分家，总算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 见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仪式上的讲话。

战争期间她投身于护理工作，把自己的别墅改为医院，救护伤兵。她的大儿子达尼埃尔继承了父亲的浪荡本性，他的母亲对他放任自流，也助长了他放纵自己。他虽然具有绘画才能，终因懒散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具。战争中他失去了腿，无法重温旧梦，抑郁终日。他怨恨和牢骚满腹：“为什么我要把世界上的罪恶和不幸都扛在自己肩上呢？我得不到什么好处，也不为任何人受罪，我遏制了自己的创造力，扼杀了自己的才能。我生来不是使徒……那就让我成为魔鬼吧。”他那种玩世不恭、贪图享乐、悲观厌世的思想，同他父亲一样，代表了碌碌无为、堕落无耻的资产阶级人物。他的妹妹贞妮较为单纯，趋向美好的事物，厌恶不良的行为。她对雅克的爱情是慢慢形成的。起初她厌憎雅克，认为是他带坏了自己的哥哥，使哥哥离家出走。但在接触雅克的过程中，她发现雅克聪明、正直、嫉恶如仇、不屑于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性格，同自己的志趣完全吻合。雅克的政治活动也得到她的支持。她由厌恶、抗拒、逃避，直至面对现实，承认了自己的内心所爱。她和雅克纯洁的爱情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情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和雅克的遗腹子让-保尔是蒂博家的唯一根苗，也是作家对未来所抱有的一丝希望，尽管这希望是朦胧的。丰塔南家各个人的遭遇代表了破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

通过家庭的变迁去描绘社会的变化是《蒂博一家》的重大特色，这也是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长河小说的地方。《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小说，《追忆年华》虽也描写了几个家庭，但基本上围绕个人生活而展开。《蒂博一家》扩展了自传体小说的写法，它从家庭纪事入手。这种写法

对社会各方面的触及必然广泛一些。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对一两个家庭的深入剖析显然能扩大对社会的批判。为了深化对社会的描绘，马丹·杜伽尔对宗教、道德、社会学、哲学、政治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搜集了广泛的资料。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的信中说：“我关心所有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自豪；我在这方面不停地工作，增加材料，我没有一天不在记哲学或社会学问题的笔记，翻阅理论书，剪贴杂志和报纸。”如果说，在小说前六卷中政治问题接触不多的话，那末，在《一九一四年夏天》和《结尾》中就全面展开了描述。马丹·杜伽尔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讲话中说：“在这三册书中，我力图再现一九一四年总动员前夕欧洲的不安气氛，我力图指出各国政府先是软弱、犹豫、冒失，具有遮遮掩掩的贪欲；我尤其力图再现和平的人们面对浩劫来临的麻木状态，他们就要受到浩劫的为害，这场浩劫将要带来九百万人的死亡和一千万人的伤残。”他要“保卫某些重新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反对战争力量的不祥传染。”“让忘却往事的老人、不知道或轻视往事的年轻人回忆起过去的惨痛教训。”

《一九一四年夏天》确实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历史面貌。当时，各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和人们的态度先是麻木不仁，继之惊慌失措；各派政党紧张活动，尤其是社会党人与和平主义者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小说描写了社会党领袖若莱斯被暗杀的经过，渲染了战争狂人的猖獗活动气氛。小说还描写了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皇储被刺后的紧张局势。马丹·杜伽尔并不满足于这种全局性的画面描绘，他还力求分析这场战争的根源。小说中刻划了一个革命

者的领袖梅奈斯特雷尔，他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善于归纳问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抽出主要的东西，用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他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需要指出，马丹·杜伽尔对他怀有偏见，把他看作一个过激分子：梅奈斯特雷尔认为在战争中才能更好地实施自己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因此把雅克窃来的秘密文件销毁，不希望这些文件披露后会制止战争爆发。但是，梅奈斯特雷尔关于战争形势和根源的分析却颇为精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依然十分坚挺，这部剥削工人的机器还能运转。无产阶级在受苦受累，骚乱不安，但总的说来还未饿得发慌。“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制度的矛盾与日俱增。各国之间的斗争也在加剧。竞争、争夺市场在激化。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的整个制度的构成是为了不断扩张市场！仿佛市场可以无止境地增长！……世界在走向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这危机将是普遍的……只要等待！等待世界的经济情况无法解决的时候到来……等待机器越加缩减雇佣工人的数目……等待破产和倒闭飞速增加，等待到处缺乏工作，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需要保险的状态中；到时候一切保险者都要遭受损失。”梅奈斯特雷尔的话比小说中其他人物，包括雅克的观察，都要来得准确。他的话在一九三七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战云笼罩在欧洲上空，这种一触即发、危在旦夕的局面，一般人并不洞察内中的根源。从经济原因去剖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剧，道出了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秘密。

小说用了更多的篇幅去描写雅克的活动。雅克认为人民并没有觉悟到战争的危险；一旦工人动员起来，实行总罢工，就

能阻止战争爆发。他对群众大声疾呼：“你们本来可以阻止战争！你们是爱好和平的人，占压倒多数，以前你们不会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用团结一致的有决定性影响的方式及时进行干预，发动各国各阶层人民起来对纵火者进行抵制的运动，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你们的和平意志。”他呼吁法国人和德国人联合起来，实现民族和睦：“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是人，你们是兄弟！以你们的母亲、妻子、儿女的名义，以你们身上最崇高的感情的名义，以来自历代的深处、使人成为正义和讲理智的创造灵感的名义——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吧！得救的机会掌握在你们手中！”他的演讲和鼓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不久，战争爆发了。他转而又想对士兵们做动员工作：“明天，在太阳升起时，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大家一起，在同一时刻，怀着同样的英雄主义和兄弟情谊，举起你们的枪托，扔掉你们的武器，喊出解脱的呼声！人人站在那里，为了拒绝战争！为了迫使各国马上重建和平！”雅克的活动和呼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以人道主义的准则去启发人民群众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起到动员人民起来阻止战争的效果。不过，马丹·杜伽尔忠实于生活，他描写雅克以失败告终表明了雅克的主张和活动是行不通的。以雅克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者的活动在当时确实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十分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是一个历史的教训。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民，应能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借镜。

由于忠实地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马丹·杜伽尔受之无愧地获得了形象的历史家的称誉。

《蒂博一家》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总的说来，

马丹·杜伽尔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愧为二十世纪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马丹·杜伽尔在艺术上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结构布局方面，《蒂博一家》和《战争与和平》有相同之处：小说先写和平生活，后写战争突然到来。和平生活中孕育了战争爆发的因素，战争又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两者交叉联接，构成严密的整体。在塑造人物方面，马丹·杜伽尔对托尔斯泰也十分钦佩，他说：“究而言之，他（按指托尔斯泰）给我们再现的人物恰似生活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但他善于在人物的细微之处发现这种隐秘的本质，它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要不是他，我们就会看不到。他的洞察力使我们目瞪口呆。与他的洞察力相比较，我们的观察是多么欠缺、表面、下功夫不够和程式化！”同托尔斯泰一样，他笔下的人物肖像画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层加厚。人物的全貌只有当对它的描写全部完成，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完整的印象。他的人物是一步步发展、变化的。我们看到了青少年时期倔强的雅克，未必知道成年后沉默郁闷的雅克，更料不到他考上高师后会离家出走，投入社会斗争中。我们看到了稳重自信的昂图瓦纳，未必知道他对自己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更料不到最后他完全对自己的家庭丧失了信心。仿佛由远而近，我们逐渐看清了人物的面目。

可是，马丹·杜伽尔毕竟与托尔斯泰不同。

关于如何写作现代长篇小说，马丹·杜伽尔对以前的小说家的经验作过总结，他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发表了如下的见解：“在冒险小说和风俗研究之间，有一个位置需要占据：在大仲

· 译 本 前 言 ·

马和布尔热*之间穿行；象前者那样选择人物和历史题材，象后者那样剖析细微的意识；依靠材料再现人物；以历史画面写出心理小说。”**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马丹·杜伽尔写作小说的基本纲领。他的小说既重视历史事实和生活真实，又注意心理描写，两者揉合在一起。关于前者，他还说过：“我称之为客观性的东西，就是忠于真实，而结构和写作要朴素。”***《蒂博一家》对生活的再现是逼真的，采取了写实手法。这种写实手法非常朴实自然。马丹·杜伽尔并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复杂的语句。他的语言平易流畅，仿佛写来并不费力。福楼拜说过：“杰作就象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这句话用在《蒂博一家》上尤为确切。《蒂博一家》的平淡朴实与作品的规模和场面的宏伟阔大十分协调，起到绝妙的衬托作用。另一方面，《蒂博一家》在描写每一个场景时又十分缜密细致，小说的每一卷所发生、经历的时间都很短：《灰色笔记本》是五天；《教养院》是几个星期（昂图瓦纳去看望弟弟只有几小时，占去大半篇幅）；《美好的季节》是五个月（主要场面在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进行）；《诊断》是二十四小时；《小妹妹》是两三天；《父亲的死》是一个星期；《一九一四年夏天》是八十天；《结尾》是六个半月。由此看来，描写极其细腻，而结构简明，脉络清楚，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一大特点。这种写法颇有电影镜头的意味。作者手中的摄影镜头仿佛集中在一个场面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拍完了这一组场景，再

*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心理小说家和批评家。

** 见《成功》第89页。

*** 转引自米歇尔·雷蒙：《大革命以来的小说》第184—186页。

转向另一情节。马丹·杜伽尔对这种手法作过如下说明：“电影式的描写手法不是一幅素描。相反，是一种综合。要写得好，必须先开始描写三页，然后涂改、删削、压缩、精炼、突出主要的东西。”因此，这种平易朴实的风格乃是经过艰苦的劳动而取得，决不是象表面看来那样一蹴而就的。马丹·杜伽尔多次谈到过，他先是想象一个场面，反复思索，构思出准确的情景，人物活动的范围、内心的发展、对话的开展等等，然后才开始动笔。所以，“作品还没有写出一行字，整个情景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底。”* 写成以后也就显得一气呵成，明快酣畅。

至于心理描写，《蒂博一家》较之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前进了一大步。马丹·杜伽尔吸收了现代小说家，尤其是意识流小说家的新手法。他指出：“作家要竭力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心灵的心理发展过程。”**马丹·杜伽尔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展示人物的思想发展和性格特点。昂图瓦纳在给骨折的小女孩动手术时内心的活动写得非常细致。在这个场合，昂图瓦纳不可能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想法诉之于在场的人们。他的心理活动是微妙而复杂的：他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但又要表现得自信和有能耐。在动手术时，他心里自然而然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职业上的同情心，也有掌握了一定技术的自信心；既有被推上手术台的无可奈何，又有担心失败的惶恐，这些心理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又如他搬到新居和弟弟同住时，心里高兴、得意，对前途充满幻想，同时又生怕弟弟耽误了自己的钻

* 见《马丹·杜伽尔全集》第一卷第69页。

** 见《让·巴罗瓦》序言草稿。